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

元 釋念常 撰

南宋

姓趙氏都杭州 不輕曰南渡高
孝光寧理度幼主七宗百三十四

丁未高宗構

母韋妃徽宗夢吳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
生帝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里雅布軍是

冬幹里雅布再來奉詔再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
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之相州守
亦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
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
為副速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相州北門渡河至
大名聞京城陷請進兵向京城伯彥不可請王移兵
東平措置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河間守黃潛善
亦領兵至進北濟州探報張邦昌為金所立二帝北

行邦昌迎元祐孟后聽政文武官吏皆勸進邦昌下手書以迎立康王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書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三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即位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庚戌上自正月至溫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宸翰輝映革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檜歸自金受達蘭意專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豫為

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辛亥紹興元年 張浚妬能殺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梅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安

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乙卯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哈喇太祖嫡孫宗浚之子治十四年完顏亮弑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於五臺善閑呪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士也

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唐古相

公讚其真曰似似是

或云奇哉師子

蘇陀室利西竺來遊一

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
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呪龍落地赭色伽黎后妃親
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路重來
五峯遊禮義五佛冠暑殊何異圓滿月面色非紅粹真
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着彭

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叅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項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

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
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
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
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懃
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
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
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藉甚
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

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
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
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
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
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
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
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
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

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盲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任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

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
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
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
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
衲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則
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
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瀉山撼門三下又作麼
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

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
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掇却許多建
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
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裸赤洒洒是箇
無底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峯下老胡九年冷
湫湫地守這間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
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
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

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輓底流宣和中詔住東都天
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
往來千聖頂顙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
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
住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
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
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
廷厚贍具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於蜀太師王伯紹迎

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
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
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諡真覺禪師塔曰寂照
丙辰五月收免丁錢

徽宗凶問至以
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寂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
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
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恭扣
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曰想昨生

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聲教
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
脚事師露胷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
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
是什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
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
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之每歎曰再來人
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

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
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
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
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
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
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
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
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

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同叅輻湊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

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丁巳金廢劉豫齊滅

戊午

秦檜為右相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

金天眷元年

己未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庚申西夏

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順子改年大慶

辛酉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

張九成登徑山適大惠升座有

神臂弓之語秦檜秉國謂譏朝廷竄師衡陽

金改皇統

壬戌行經界田糧 韋太后歸自金 傳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大師於上京宮側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亥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甲子西夏元慶元年

乙丑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諡佛
覺佑國大禪師

丙寅正月詔毀淫祠 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號登國師座特賜金
欄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
奉接足禮授

丁卯金國與蒙古議和 蒙古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佛智端裕禪師入寂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
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敕住
建康保寧移萬壽又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
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己巳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

初名貝勒殺主自立遷燕
後南征旋於汴至江上為

諸酋殺於

龜山寺 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姓姚四明鄞縣
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

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
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亦頗自負
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因有疑於禪宗趨天
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
南詢造閩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師
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
至處適縱步水磨歛睹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膺
之疑泮然冰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

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
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
堂歇去切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
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禮尋辭佛眼
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
則居焉偶海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
尺內空且潔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邇傳觀者甚衆師
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熱却一株煩

惱薪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乃去謁湛堂
準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社鼎
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貌德威鮮敢櫻其鋒
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
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於地作舞而退至湘西
親圓悟於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浪衡嶽眷車輒靈岩
之石惟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遲二十
餘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食髮

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為忠道者四方衲子
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
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復
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聞而宵遁追蹤
至定明蘭若搥鼓於堂致師於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
師慨然說偈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
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
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

輪之常轉死心室內持惠劒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
既應世以荷負宗教為己任亦不恡去留故自勝業遷
南木雲蓋公安大瀉五刹復赴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
龍太尉邢公孝揚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鄉源纔畢
工而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羣鵲飛鳴師顧之笑曰吾將
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
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
瞑目而寂

庚午金廢度僧道

辛未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

部撥以贍學

北宋史

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太后韋氏

高宗母也

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山詔

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代未幾示寂塔於寺中師

左綿雍氏嗣丹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

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

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

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監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

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事中有無
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
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叅一鏡不動而
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
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
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二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
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刀上往來念

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
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
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
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
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
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塔葬北山瑪
瑙坡 大惠移梅陽

癸酉金改貞元正月張燈

吏人王中孚倡全真教
談馬丘劉和之今尚存

甲戌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
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
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
閣其恩數猶庶官

乙亥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
仲溫法嗣大惠杲禪師

丙子六月有星晝隕 金改正隆元年

詔大惠復為
僧住持阿育

王

丁丑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
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寂姓李氏母趙隰州
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
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
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
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

英俊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
偈其上尹大喜為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
州時丹霞溥道價方盛乃造焉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
已覺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
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禮霞
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
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
和二年霞遷大洪為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

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叅隨之復分座於圓通照闡提
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
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
半為神霄宮而又兩淮荐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
菽麥既至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
南幸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
之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舒之
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

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成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成等稽首敬服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關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辭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為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衆號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

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已索浴更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諡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戊寅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

詔育王大惠
再住徑山

己卯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

宋史

庚辰初行會子 十二月欽宗崩於五國城

辛巳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孫海陵王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帝

仁厚慈儉不嗜兵國內安治在位二十九年人謂小亮舜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壬午孝宗脊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師
顓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

沃田二十頃

癸未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
華遷寂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
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羣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
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叅方首謁隨州水南遂和
上染指法味乃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
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
見彰教隆於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

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禮辭遊諸方初
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諸師出世繼任衢之
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
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未乃住今
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
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叅問答勘辯之屬皆
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操縱殺活尤號明妙
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

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
師不無所囑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於名聞
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住持泛應虛受
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
可於意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
住院何至如虺蛇戀窟勵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
率之具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
終或以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

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
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警
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謔以硯投
之誤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
乎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塑釋迦像
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
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宗寧甲

欽定四庫全書

佛經歷代通串
卷二十

三

申有盜穴像腸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濟為師
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跨流輩閱古雲門錄
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
雪竇與旨趣竇峯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
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訶之曰
汝未嘗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叅
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
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

為學哉因此為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
圓悟勤公語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
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
稱譽之為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峯託其事復見
無盡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
曰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
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
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

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及聆其
陞堂法要迴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旬圓悟舉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
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
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古今差別因緣密
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
圓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叅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為
所激乘間扣曰聞和尚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答否圓

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分坐令接納繇是以竹篋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號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

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
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衮衮不勸實僧中杞梓也抵雲
居為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圓悟亦讓其雄會
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於古雲門寺基因以為名閱
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
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
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
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集未半年發明

大事者數十人昂需思岳彌光道謙遵業悟本等皆在
焉一日叅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公
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
無應世意圓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
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
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於臨安府治唱圓悟之道說法
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為什
麼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

及居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望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

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問答

具在時本錄

惠雲院忘丁生之識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

夏五月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

通直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衆俱率令散處

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裒先德機緣

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大發

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當軸

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
餘羸糧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乙亥冬蒙恩
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
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
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云豁開頂
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
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

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
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
贊寵寄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
陞堂有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
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
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驚驚定出丹山穴為瑞
為祥徧九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
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

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
為人老而不勸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示
寂前一夕有星殞於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
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
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
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金身於堂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焞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橫
蹕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

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
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
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
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
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比上根利器於此取足者也
靖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敢釋
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
憂愁涕泣靖授以所攜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

日欣悅忘憂與昨日復然二人也遂攜以去手抄一本
乃見還後三年徐沒於貶所臨終殆同遊戲不疾沐浴
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靖之親覩也

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惠
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甲申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盛行於世

乙酉乾道元年

丙戌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
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顓禪師於東京剏清安禪寺度
僧五百作般瑟于吒會

己丑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素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
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
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
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

性巧惠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
悟於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瀉牧
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遂
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慈化者衆請住
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
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
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
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

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
此乃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答問或笑或喝
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
至斯慕向者衆師乃隨宜為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
折草為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與之
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禳雨暘伐恠木毀淫祠靈應非一
由是鼎新梵宇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
麼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

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
生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 枯木救度復
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契
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跣趺而寂時乾道五
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金身
於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尊禪師塔於高山其文略曰諱教尊號
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

任城有年矣齋於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於女弟馮自
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
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
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果生焉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
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
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聞人誦摩訶般若
波羅蜜驚顧襁褓師猶囁嚅及晬試以經卷酒杯邊拾
經卷少長不如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

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禮本州崇
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
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
自汴梁發足是夜寶公夢慶雲如金芙蓉繽紛亂墜以
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
異之師朝夕叅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
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
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

以語寶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
日面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
人叅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叅去定有自得力處一日師
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
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謬汝
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
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州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
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

潭拓歸隱缺門復駐錫於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蔚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於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

句云唎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
夏五十有八閣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
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
焉

庚寅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垂慶寺度尼百
人賜田二百頃 西夏乾祐元年

辛卯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瞎堂惠遠禪師奉詔
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

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
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悟禪
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帝駐蹕
維揚時賜號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果老如何奏曰與臣
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
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但以
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
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

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
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陞
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而立曰只
者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
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
曰好語不出門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
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
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

曰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

乙未正月
初五入寂

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

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何
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為孰非仁義又烏得而
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
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
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
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揚雄謂
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為

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
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
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
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
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
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
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
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其詞曰猗歟
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
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
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
特賜遠號佛海禪師

甲午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
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淳熙

詔賜

上竺白雲堂印
靈隱直指堂印

丙申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庚子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

今大
都西

山
命玄冥顓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癸卯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

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聲振江

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

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不謂

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
初主嘉禾壽聖還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為楞嚴補注雪
以祥符延閣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
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
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胷中一
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
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諱愷謚惠憲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

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常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癸卯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賫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甲辰金國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乙巳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
使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
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儀
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跣趺援筆朗吟而
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
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
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須信胷中別
有天

庚戌光宗傳

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為壽皇在位五年

○改年紹

熙

金國章宗璟立

顯宗允恭子允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即位荒於酒色大金之業

隳馬改年明昌

辛亥天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丑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

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厯乃在二十日癸未係

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測驗

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帝親
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
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養
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綿天際從此年
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萬松洞下宗人章宗駕
遊燕之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梵率境碧蓮花裏
梵王宮之句

十月殺世宗
第六子允蹈

甲寅宋光宗禪位於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達本是年正月舉五國城叛求大
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

於潛盛氏子法嗣
東林卍庵顏公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

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

武信長江荀氏

乙卯宋寧宗立名擴

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

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后女弟之子

也乃因以入白太后
垂簾引嘉王入即位

改年慶元

三月朔日有食之
白虹貫日 雨土

丙辰金國改年承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赦度僧千員

丁巳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

特詔萬松住仰山升堂

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

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

稀垂浸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庚申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辛酉宋改嘉泰

吳曦
入蜀

金改泰和

耶律德壽
叛擊走之

壬戌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
自幼卓犖不凡處羣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
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
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
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
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
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
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

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
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日辭木庵木
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
一堆爛柴潭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
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
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
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

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
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
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
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
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遷靈隱遂
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徒江陰
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

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癸亥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宋蓋不數
遼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人
父術母素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
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擾辟地
於素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子伏犀貫
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
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

解歸白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夢幻
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
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足庵處難髮遂携師入
閩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為子擇所依東禪月
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
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
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
我留口喫飯在即令叅堂是時老宿多在閩中如妙湛

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叅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
末後見大惠於育王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背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
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你是第幾個師云今日捉
敗者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
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
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
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頻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

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挿翅留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云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臺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遷郡之天寧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奏云將謂陛下忘

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
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
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
御重華宮召見奏對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
孝宗曰欲速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於重
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
請老祈懇再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輿以
小輦侍衛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

平生所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左右曰今日

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趺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臘六十請謚於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

甲子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

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
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廐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
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
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
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
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北風故在也杜光
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
進宗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

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衆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庠始欲為怪則終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襪履之妄叅以禪定之

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
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
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
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
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
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
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虫虫之
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

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
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
况附於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
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
家事之殆攻剗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
殺者之心耶抑三剛五常將遂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
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
於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

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謬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叅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興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榘不

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握苗於世典飾游辭稱
語錄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
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
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
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於
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
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
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

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曷峙也耶諸方宗
匠偕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
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與懇為保
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
終出此書付敬昂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
之當有賞音者昂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
里徒步之燕獻的藁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
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無

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
生膏肓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
甲午冬十有五日中午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晉卿序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
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為
自然取其因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為無不為
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

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
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
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自
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
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
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

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
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設媯邪遁之辭翕
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
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
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
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
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

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諛淫邪遁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一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

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
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
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
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理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不肯僧服削髮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死生乎程
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
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而害我

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

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要周徧
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些秉彛又殄滅不得當忠
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彛都消煞得
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些氣須有此識聲
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盡絕為得天真是喪
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
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

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祕行哉
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
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
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三叅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

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宣知

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
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
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
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
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

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
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止如
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鄙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
旨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
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

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止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
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為
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
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處坐卧無不在道便是常
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為主
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

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
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
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作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
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為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
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
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
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

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

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性類矣豈非佛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

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
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
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叅比丘
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
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
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
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富其為齋戒

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

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盡也

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
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
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
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
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地不亦大乎彼
以寂寞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事或至亂天
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
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

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也學者具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

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

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

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魂魄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
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魂魄為性哉不見性
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
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
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
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
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耄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賾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

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
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
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
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
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
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

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訾不已噫其甚矣豈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

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搢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藁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匪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秘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思

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昂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昂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辯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挾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

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刻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跂而望之踵

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惟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
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閭諍之端結惑業之咎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

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栢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於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呬哈囉悉利幢記

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履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

藏沙門呬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闍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統中與其從父第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境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

受稻飯一盃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金國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寇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彎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虛

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中尋索
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
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湏到海鶴
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
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
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
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
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

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比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於三鄉竹閣庵時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并座偈曰此席止講得

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叅翌日早盥嗽畢呼侍者
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
色雲如寶盖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牒
三十有九

資壽尼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父中大夫象
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
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陵許氏
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嚴圓公嗣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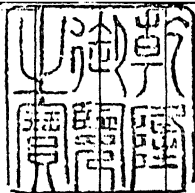
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
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
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退謂給
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閤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
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
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
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師獨喜見眉睫
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著號之且示以偈盡道山

僧愛罵人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秦
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為什麼似轆轤鑽具眼者辨越明
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語馮曰麼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
恁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薩婆訶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
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
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

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
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
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
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
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
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王庵顏公首衆與一千
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
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

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巖之

乙丑宋改開禧 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